

父親的角色

引言

我是一位父親，曾因幼子是「亞氏保加」而休假半年(二零零八年一月至六月)。我帶領着幼子，日日教育，他從學習遲緩，變成品學兼優，成功脫障，快快樂樂地成長。我曾把那段實錄寫成一書。

這些年，我看過三本書，都是專家轉贈，都是教育自閉症的孩子，都由母親執筆，中外都有。我曾到香港的公共圖書館，把架上全部有關的書，盡數搬下，匆匆翻閱，沒見過由父親執筆的(最近幾年有父親寫的書)。拙作二零一五年出版後，有讀者誤會「樂君享」是女性，一年後發電郵給我，還稱我「樂女士」。

無論中外，若家中有自閉症的孩子，多由母親主力担起引領和教育，我家是絕少數的例外，主力由我帶領着幼子。這純是偶然，皆因我發覺自己年輕時，也是「亞氏保加」的，我用了二十多年，幾經艱辛，加上幸運，才克服障礙。我萬萬不願自己的幼子，重蹈我覆轍。

天天去公園，父親參與

我休假時，天天相伴幼子，日日教導，在所有範疇，語言，感統，社交等，全力參與訓練和教育。自己的經歷是，父親參與，大有好處，最明顯是感覺統合的訓練。

幼子小時手脚笨拙，經專家評估，他感覺統合發展欠佳，需要特殊訓練，在中心受訓，刺激他「前庭」的發育。專家也指導我，多帶孩子去公園，多活動，這件事由我負責，有兩原因，第一需要體力，第二需駕車四出。我家在郊外，去最近的公園，駕車約需五分鐘。休假後，我天天帶幼子去，不停和他玩，滑梯，攀架，鞦韆，氹氹轉，捉迷藏，或者追追逐逐，跑跑跳跳，依幼子意願，在公園內玩約90分鐘，我與他。這些戶外活動，需要體力，間中還頗劇烈，父親肩担比母親更合宜，況且內子不喜駕車，所以全部由我包辦。那段日子，幼子協調肢體的能力，進步神速，趕上同齡。

小孩子都愛新奇，喜探索，所以我常改變地點，去不同的公園。我從地圖上找到公園的位置，駕車前往，內子不懂看地圖駕駛，這工作自然由我來。遇上天陰下雨，或翻風的日子，我們改去康文署的室內兒童遊樂場。在那半年，幾乎天天改地點，舉凡車程約十分鐘內，我們到過十多個公園，六、七處室內場，變化多端。我也帶備小足球，毽子，球拍，可以隨心所欲，玩不同的，每次幼子都興盡而歸。內子支持，在家早準備好茶點，給他享用休息，所以他非常開心。

這些活動和玩樂，等同每天有90分鐘的「職業治療」或「物理治療」，且由幼子主導，他全情投入。大量活動過後，他每每汗流滿面，有幾次份外興奮，連內衣袂也濕了。他的肢體協調能力，平衡力，體力，改善得很快。

常常覓新意，摔背跳躍

我不祇是帶幼子去公園，其實任何可以促使他，吸引他運動、跑跳、攀爬的機會，我都不放過。家在郊區，多見樹木，興之所至，我屢屢喚幼子爬樹。在飛鵝山脚，德望中學旁邊有亂石羣，我曾帶幼子在亂石堆上，跳來跳去，跳到累了，興盡而返。在牛池灣公園，也有大石堆，我亦多次和幼子在石堆上，左跳右跳，我觀察他能力，鼓勵他挑戰難度，跳最遠，跳最高，又或連續跳三、四塊。我常和他一起跳，他有玩伴，玩得高興，便更持久。

這種活動有危險性，要體力，不宜由女性主領，何況在飛鵝山脚，那石堆是在亂草叢處，小徑不通，我偶然發現，駕駛中途停下，把車輛泊在路邊，穿越樹林抵達。女性比男性謹慎，不會如此大胆胡來。

專家也教我與幼子做「摔背」。把幼子負於背上，用左手抓他手臂，右手抓他頸膊，用力拉他過我肩背，打個前筋斗，摔到軟墊上。這需要身材高度，更加需要體力，母親不宜，應由父親做。我向物理治療師求教，看他示範，練習學會，在中心試做。之後，常在家中和幼子玩，把他摔到八寸厚的牀墊上，連續的摔，幼子哈哈大笑。

幼子玩得樂意，也玩得安全。

發展社交必經，打破自閉捷徑

這些活動，既改善感覺統合，肢體協調，也協助語言訓練，和學習社交。我帶幼子去公園，去室內遊樂場，他玩得高興，開始多對話，表達意願：「去公園嗎？去那公園？那時去？預備好未？那公園有什麼玩？滑梯、攀架、搖馬？」回到家中，他也多和內子對答：「去了那個公園？見到什麼？玩了什麼？好玩嗎？再去嗎？」愉快的活動，顯然激發幼子，他說話漸多，用詞漸豐，不知不覺的，幼子的語言能力，快速進步。

種種愉快的活動，也把幼子潛藏的社交興趣，引發出來。某次與「助展會」的專家研討，我突然驚醒，小孩子的第一個社交對象，總常是父母，透過玩耍和遊樂，建立親厚關係。

不少中心，開設給自閉症孩子的社交訓練班，有效用，但不能替代與父母同遊戲，同玩樂，因為在訓練班內的小朋友，一般弱于感情表達，更未發展出同理心，友愛心。他們班內，同上課，同遊戲，學習與同輩相處，是某層次的社交技巧，有用。但訓練班為期短，約兩、三個月，每周上課約九十分鐘，小孩子們難以建立親密關係，感情和友愛，這才是克服自閉症的大難關。

與父母日夕相處，天天遊樂，溝通，表達興趣和需要，實也是學習最基本的社交，對象是父母。這種社交很不同訓練班的，是另一回事。小孩子得到家長的照顧和體貼，建立同理心，和與別人交往的信心，是發展社交必經，是打破自閉捷徑。

以我的經歷看，亞氏保加的孩子不是拒絕社交，祇是滯後發展，我的幼子大約滯後兩年。當年我休假，天天和他去玩，原意祇為改善他肢體協調能力。於今回顧，我無意之中，切中時機，用對方法，也走對步驟。他玩得開心愉快，又獲貼身照顧，他的同理心，漸冒出來，開始樂意接觸人。五個月之後，去社交訓練班，順理成章，時機恰當。他學習與同輩相處，表現出色，受教獲益。

不要管女性、男性；母親、父親，總之全情投入，透過愉快的遊玩，與孩子建立感情和關係，令亞氏保加的孩子，喜歡與人相處，建築社交之路。

父親角色，無遠弗屆，無所不達

我不祇是帶幼子去公園，幾乎事事參與，無所不包，尤其在休假期內。我天天照顧他，送他上學，接他下課，再帶去特殊教育中心，全力照顧和教育。

我陪同上課，觀察，和導師討論，在家便可跟專家所教，繼續教導，啣接訓練。也常找書看，自己思考，把讀到的，想到的再發揮，設計新的遊戲，例如尋寶，扯大纜，拋圈圈，翻舢斗，不停和幼子玩，其實也是訓練。

和幼子疊積木，射橡筋，玩具飛鏢，射箭等，是練習手眼協調。

和他玩泥膠，摺紙，鼓勵他塗鴉，填色，連迷宮，是訓練小肌肉。

和他賽跑，拍球，踢球，玩鴨仔跳，或更簡單的拗手瓜，推手，拉扯，是訓練大肌肉。

和他練習認面譜，看圖咭，讀「社交故事手冊」，是栽培社交能力。

教他穿衣，扣鈕，洗手，抹手等，是訓練他自理。

在外用膳，教他用托盤自端食物，也教他自取餐具，飲品，也是自理。

親自為幼子淋浴，取代家傭，是為增強親子關係，也為多與幼子說話。

為做好語言訓練，我同幼子觀看他喜歡的「爆丸」卡通，起初我一頭霧水，因為不明白那卡通片的故事，古怪角色和奇特術語。過了幾日，我再不管了，天天跪在地上和幼子玩「爆丸」，胡謔，十足「傻佬」一名。突然之間，兩父子的對話多了好幾倍！全部有關「爆丸」，看卡通，學名堂，玩「爆丸」，買「爆丸」！有時我攪不清那些古怪術語，繼續胡謔，不要緊的，幼子立刻糾正我，語言溝通反而增加。霎時間開出新天地，幼子的語言能力日漸改善，皆因這傻佬不計較，不停和幼子玩，玩得開心。

我還帶幼子去「遊戲啟導」，社交訓練，屢向導師求教。和他同去室內兒童攀石班，滾軸溜冰訓練班，前者是「協康會」所辦的訓練，後者是「助展會」介紹。兩者皆要體力，我在休假，當然由我。在攀石班內，我見到超過半數學童，都由男性家長帶。

我為幼子在家中剪頭髮，用手剪刀，因他害怕電剪的噪音，驚駭躲避，也因他對髮屑敏感。結果我做了「專用剪髮師」，剪了十一年！從幼子出生到十一歲，不再害怕，不再敏感才止！

我把這些，都詳細寫進「攜手同心一兩代亞氏保加兒的越障路」。數往事，訴經歷，上述一切，除了「摔背」那類需要體力的，全部男女均可。教育子女是家長天職，何況更克服自閉症譜系，倍加困難，要求教專家，有大量任務，爭分奪秒，經年累月，那還去分男、女；講究父親、母親？家長永遠一體，並肩努力，共同承擔。

學習遲緩？抑或次序偏差？

我緊緊看着兩子的成長和學習十多年，所得極豐，加上我發覺自己也是「亞氏保加」的，也克服了。因際遇特別，我所見所遇所考慮，不是別的父母容易想像，以下是我的觀察：

一 育有兩子，長子資優，聰明好學；幼子曾屢被專家評估為自閉，學習遲緩，在所有範疇，全盤落後，受特殊教育四年多。

一 我休假半年，求教專家，日日貼身相伴，幼子突飛猛進，脫胎換骨，擺脫障礙，彷彿變了另一個人！

一 升小學時，幼子已在眾多範疇，追及同齡，某些更超越。他在校內，愉快求學。我認為他那時，已遠離「亞氏保加症」。

一 六年小學，幼子當班長，任風紀，當選「傑出學生」，獲獎無數。「自閉」和「亞氏保加」，烟消雲散！

一 升中，幼子繼續愉快求學，在某頂頂大名的中學內，他的成績，依然位於前列。

不管天賦差異，我兩子都有非常愉快的童年，都在主流小學內，年年「品學兼優」，升中時都是當屆全校第一，入頂尖名中學。他倆從不補習，但主動求學，努力求學。在我家，不管天賦「資優」，抑或「自閉」，都沒有考試壓力這回事的。

我自視有十足資格，在特殊教育，幼兒教育，講幾句。

小孩子的天賦，固然影響重大，但良好教育，及早教育，力量龐大，可以翻江倒海，扭轉乾坤。這努力並非簡單，不是三年兩載，動輒多年，更要適時適當，切中機樞。

舉例，幼子自小非常喜閱讀，尤其英文書，我夫妻不明所以，祇順其興趣，為他大量提供書本，幼子讀不停，不說話，不表達，不理其他，我夫妻誤以為他無力學習，「自閉」，「亞氏保加」。那知他吸收力驚人，吸收了非常多書本知識，盡藏腦袋，却不表達。到升小一，他胸中所知，遠遠超越同學，在課堂，對答題，應考卷，立刻表露無遺，從此年年成績第一。

頑石變寶玉，自閉變資優。翻天覆地！

時至今天，我看自閉症譜系，亞氏保加症，看幼子，看自己，看了十幾年，緊貼追蹤，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看法。

自閉症譜系，英文是 ASD,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，是一種 Disorder，對的，但不應視為「症」，不應視為「學習障礙」，應視為「學習次序偏異」，我的幼子，不是明証嗎？他學習的能力超強，但偏側，而且次序與一般的孩子很不同，非常不同，有自己的興趣，方法，步伐，和時間表，大異其他孩子，而且不易調較。大畧地说，他在語言（粵語），社交，肢體協調能力遠落後，約二、三年。但英文却遙遙領先，約三、四年，他在小二，已有能力用英文寫出一本恐龍「書」！。這巨大的差異，令我夫妻耗用約五年，求助專家，歷盡艱辛，飽受驚怕，才調較有成，再觀察留心六年，才完全放心，克服這「學習次序偏異」。

我家的成功，非單靠努力，亦機緣巧合。也簡單说说，第一，我兩子的天賦，差天共地，涇渭分明，各走極端，迫使我夫妻努力十幾年。第二，我發覺自也是「亞氏保加」的，深知其苦。絕不願「你很鈍」三個字，再掛到幼子头上三十年！太辛苦了，很易壓跨他的。第三，非常幸運，我家遇上一羣特殊教育的專才，即使來自不同機構，卻全部非常關心幫忙，不約而同，額外付出，助我家調較成功。第四，賢妻在堂，我無後顧之憂，全力衝刺，成功克服。

我清楚看到兩子，兩段成長經過。無論他二人天賦「資優」，抑或「自閉」，都可教育，幾經努力，成功調較後，都愉快求學，都成績美滿。二人最終聚滙，並駕齊驅，不分高下。

我親歷其會，看清看楚，是非常大幸，是超凡際遇。

很可惜，其他家長未有相同的運程，沒見得到，無從領會，甚至放棄幫助自己的孩子。這是為什麼我寫「攜手同心」，從 2008 年寫到今天，出版後還要繼續增補？寫了十年，記錄詳盡，因為明白到這際遇難逢，在香港，在中國，不易再見。把克服的經歷寫出末，為有關家庭打打氣，於心才安。

香港阿樂

二零一九年一月五日